

文章编号: 1004- 9479(2008) 02- 0001- 08

中东水问题成因、合作与冲突

朱和海¹, 邹兰芳²

(1. 中国建设银行人力资源部, 北京 100032;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中东战略位置重要、石油资源丰富但水资源短缺, 常常被人们形容为“干旱的宝地”。水问题不仅严重制约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而且同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边界纠纷、领土争端和教派分歧等紧紧纠缠在一起, 形成一枚随时被引爆的炸弹, 时刻威胁着该地区的政治稳定, 不断影响着该地区的外交和国际关系, 使一触即发的中东局势火上加油。因此, 西方国家、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将中东水问题作为重大军事战略问题来研究。本文初步分析了中东水问题的成因、简要介绍了几种解决措施, 并基本澄清了有关问题。

关键词: 中东; 水; 资源; 经济; 政治; 军事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章标识码: A

1 中东水问题的成因

中东之所以成为世界热点地区是因为: (1) 在自然地理上, 它地处“五海三洲之地”, 扼守苏伊士运河这一东西方交通要道及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土耳其海峡, 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 拥有占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 66.4%,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石油宝库; 水资源先天不足(匮乏、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和水资源共有现象普遍), 水问题极其严重; (2) 在人文地理上, 那里生活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犹太人、科普特人和德鲁兹人等, 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诞生地(犹太教诞生于西奈半岛、基督教诞生于巴勒斯坦、伊斯兰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 拥有众多而令人向往的宗教圣地和灿烂辉煌而千差万别的民族和宗教文化; (3) 在历史文明上, 那里是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的发祥地, 文物古迹星罗棋布, 地下财宝不计其数, 是世界著名的文物宝库。

为夺取战略制高点、石油资源、水资源和宗教圣地, 各种内外部力量从 1096 年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时就在这里展开了博弈, 引发了无数次严重对抗、流血冲突和残酷战争。其中, “为水而战”贯穿于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水是生命的源泉。古希腊有位叫泰勒斯的哲学家曾经说过: “水是一切生物的‘始基’, 万物来源于水又复归于水。”同时, 水同土地和能源一道, 构成了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在中东, 水不但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且也决定了文明的兴衰: 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古埃及文明,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川流不息孕育了苏美尔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 但也正是水利设施的管理不善导致了苏美尔文明的湮灭, 马里卜水坝的决堤导致了阿拉伯半岛上第一个国家赛伯邑国(前 750~前 115 年)的衰亡。

收稿日期: 2008-01-13;

修订日期: 2008-05-04

作者简介: 朱和海(1964-), 男, 中国中东学会会员, 中东水问题专家, 著有《中东, 为水而战》等专著。

Email: zhuhehai.zh@ccb.com

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和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以及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在《古兰经》和《圣经·旧约》等宗教经典中,有许许多多关于水的故事。如《古兰经》中著名的麦加渗渗泉(Zamzam)故事、《圣经·旧约》中著名的大洪水(The Deluge)故事和摩西杖击磐石出水故事等。而且,根据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教义,水还是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宗教生活——净礼——中的不可或缺之物。正如《古兰经》中说:“我们用水创造了一切生物。”^[11]而犹太人则说:“耶和华赐予以色列人的所有奇迹都与水有关。”

而中东所缺乏的,恰恰就是水。在西起北非的摩洛哥、东到西亚的阿富汗这一辽阔地域内,除了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大河和大湖,地表水资源严重缺乏。地下水资源蕴藏量虽然较大,但多为不可再生的矿化水,而且埋藏深,一般在地面300米以下,难以开采利用。极目所见的是一望无垠的大沙漠。其中,北非的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沙漠。“中东是地球上最贫水的地区。”^[12]“从撒哈拉沙漠到鲁卜哈利沙漠,中东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13]

在国际河流沿岸国之间,最容易发生水权利争端、水益分配争端和水体污染争端,进而影响外交和国际关系、危及地区稳定。中东捉襟见肘的地表和地下水资源,恰巧多为国际水资源。中东水资源、尤其是地表水资源共有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阿西河等外流河和约旦河、赫尔曼德河等内流河均为国际河流;另一方面,不少国家有两条或两条以上国际河流流经,如叙利亚有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阿西河及其支流阿夫林河、凯比尔河等外流河和约旦河及其支流耶尔穆克河等内流河流经。“其实,中东的许多问题都是国际性的,特别是尼罗河和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的水源管理问题。”^[14]其中,尼罗河流域可以描述为“一条河流、十个国家”。水资源的共有现象,给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带来了层出不穷的麻烦。“跨国界河流或其它水体比起完全或主要位于一个国家(国境内)的来说更难于管理,”^[15]“跨国界水资源在干旱的中东长期以来一直是冲突的根源,”^[16]“这些共有水资源是冲突的一个潜在根源,”^[17]“大多数河流以及一些重要的地下蓄水层穿越国界的事实一直是该地区日益紧张的根源之一。”^[18]

“在中东各地,水是限制人类活动的主要因素。”^[19]生活在这样一种荒凉、单调、沉寂的环境中,无论是“逐水草而居”的阿拉伯人,还是颠沛流离的犹太人,都对水的重要性有着深切的体会:水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在阿拉伯人眼里,水是“白色的金子”;而在犹太人眼里,水是流淌在他们民族动脉中的“血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使人均水资源量相对减少;同时,由于工农业生产活动的增加,导致了用水量的绝对增长,造成了污染、浪费、地下水过度开采等水环境的严重破坏,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出现“水赤字”甚至“水危机”,严重制约着中东的经济发展和进步。“世界上没有别的地区像中东和北非那样,水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10]并同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边界纠纷、领土争端和教派分歧等紧紧纠缠在一起,时刻威胁着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在约旦河流域,水问题已由“低端政治”冲突即水权利分配冲突演变为“高端政治”冲突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并危及中东和平进程。这是因为,在1991年启动的中东和平进程中,水既是双边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多边会谈的五大议题之一。

2 中东传统和非传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水环境保护

面对如此严重的水问题, 中东从古代起就十分珍惜有限的水资源, 采取各种措施, 在千方百计地增加水供给的基础上加强管理, 开展合作, 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但也存在着至今仍未解决的难题。

2.1 传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对于水资源利用, 中东人民创造的非凡成就令世人赞叹。观看过意大利音乐巨匠威尔第创作的歌剧《阿依达》的人也许不会想到: 这一宏伟巨作正是当年威尔第为庆祝 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而作。这一埃及人民的伟大创举, 无疑大大便利并促进了东西方交通。其实, 中东在利用水资源方面创造的非凡成就, 远不止这些: 历史上, 中东曾修建过世界上最古老的灌溉系统——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系统、世界上最早的水坝——约旦的贾瓦水坝。上世纪 60 年代埃及的阿斯旺高坝一举解决了困扰埃及几千年的旱涝灾害问题, 增加了电力生产以及渔业和旅游业收入。90 年代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工程”包括 22 座水坝和 19 座水电站, 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值得一提的是, 埃及为筹措修筑阿斯旺高坝所需资金而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引发了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在地下水利用方面, 生活在伊朗高原的人们发明了暗渠工程——“喀纳特”。后来, 这一利用水平隧洞导引地下潜流、实现自流灌溉的方法传到了包括整个中东在内的世界至少 22 个国家, 并拥有“法拉吉”、“沙里兹”和“坎儿井”等多个名称, 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在阿曼, 当地有谚语说: “到阿曼不可不到尼兹瓦, 到尼兹瓦不可不看‘法拉吉’。”^[11]在我国, “坎儿井”成为与长城、大运河齐名的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之一。上世纪 80 年代, 利比亚的“大人工河”以管线长、管径大、调水量多而成为世界上最大调水工程、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2.2 非传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扩大水来源方面, 中东国家掌握了多种先进的咸水淡化技术并正在进行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咸水淡化实践(仅 2000 年就日产淡化海水 1 630 多万立方米)。据统计, 全世界目前咸水淡化总量的 68%集中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利比亚、伊拉克、卡塔尔、巴林、伊朗 8 个中东国家。淡化咸水已成为海湾很多国家的主要水源。其中,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淡化国。此外, 中东国家在农业回流水、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回收、处理和再用方面也居世界前列。中东国家的咸水淡化、污废水资源化和空中水开发措施, 不是对地表水、地下水和雨水等传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而是对海水、地下微咸水、工业废水、农业回流水、生活污水、积雨云等非传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而且, 污费水资源化不仅增加了供水, 而且美化了环境。

2.3 水环境的保护

在水环境保护方面, 各国采取的主要是立章建制、防治污染和减少浪费等水环境保护措施。在立章建制方面, 中东有世界上最早的水利法规: 3800 多年前古巴比伦王国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中, 就有 4 条是关于水的。在减少浪费方面, 中东地区的主要做法是开展节水农业、削减农业用水和开发耐旱作物。今天, 以色列的完善的水立法、健全的水管理体制以及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值得世界学习。因为, “以色列的农业是一部长期同不利条件作艰苦斗争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珍贵的水资源和可耕地的成功史。”^[12]

3 中东在水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在水合作开展方面,中东国家主要采取两种形式:流域内合作和跨流域水贸易。在流域内合作方面,尼罗河流域的合作最为广泛和持久,先后出现过“东非尼罗河水协调委员会”、“水文气象观测工程”、卡盖拉河流域协定组织、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促进尼罗河流域开发和环境保护技术合作委员会”、“尼罗河流域国家联合会”即“恩杜古组织”和“尼罗河流域组织”等。在跨流域水贸易方面,先后有国家提出过“和平管道”、“友谊管道”等建议。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因受政治、经济和地理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中东水合作、尤其是跨流域水贸易至今未取得重大进展和实质性成果。

中东沿河岸国为增加本国水供给展开了争夺水权利的角逐。在赫尔曼德河流域,因英国殖民主义者对锡斯坦地区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历史上阿富汗同伊朗曾发生延续一百年的赫尔曼德河用水争端。在尼罗河流域,先是英国同意大利、法国(1898年,法、英两国军队曾在苏丹的法绍达村严重对峙)、比利时等西方殖民国家的争夺,后是英国同埃及的争夺。1958年,因苏丹政府在尼罗河水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埃及曾派兵以收复两国间有争议的哈拉伊卜三角区。而目前,尼罗河流域主要是埃塞俄比亚等尼罗河上游国家同埃及的争夺。1980年6月5日,萨达特总统在演讲时说:“我们的生存百分之百地依靠尼罗河,不管什么人也不管在什么时候,如果他想夺走我们赖以生存的尼罗河水的话,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诉诸战争。”^[13]“如果埃塞俄比亚采取任何妨碍我们尼罗河水权利的行动的话,我们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别无选择。”^[14]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土耳其为开发水力资源并发展农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展开了同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阿拉伯国家间的争夺。1991年8月,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说:“水在土耳其是上游资源,下游利用者不必告诉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资源。基于同样理由,石油在许多阿拉伯国家是上游资源,我们不想告诉他们如何利用它。”^[15]“阿拉伯人(指叙利亚和伊拉克)既然不愿让我们分享他们的石油,那我们何必要与他们共享我们的水呢?”^[16]此外,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阿拉伯国家为争夺幼发拉底河流域水权利于1975年反目成仇、甚至险些发生战争。在约旦河流域,以色列的前身——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一直将水视为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实现其宗教预言的先决条件。因此,曾建议将巴勒斯坦南部内格夫沙漠划给阿拉伯人的联合国观察员伯纳多特伯爵于1948年被犹太恐怖组织“斯特恩帮”暗杀。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先后因排干胡拉沼泽和分引约旦河水问题两次同叙利亚发生对抗。1964年,因以色列加快了分引约旦河水的步伐,13个阿拉伯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聚会埃及首都开罗以商讨对策。从此,阿拉伯国家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首脑会议。“约旦河水就这样将阿拉伯各国政府冲到了一起。”^[17]由于以色列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都想取得对约旦河上游的控制权,导致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紧张气氛。约旦国王侯赛因·本·塔拉勒在1990年7月说:“未来同以色列开战的原因只有一个——约旦河水。”^[18]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由于占领了除哈斯巴尼河外约旦河所有源头,以色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水战略优势,使水问题作为中东和平进程中双边谈判和多边会谈的重要内容而成为阿以冲突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除尼罗河流域外,幼发拉底河流域和约旦河流域的水权利争夺往往与其它问题纠缠在一起。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土耳其同叙利亚的水权利争夺与库尔德人问题纠缠在一起;土耳其同伊拉克的水权利争夺与石油问题即伊拉克的经济问题纠缠在一起、叙利亚同伊拉克的水权利争夺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领导权问题纠缠在一起。在约旦河流域,以色

列同阿拉伯国家的水权利争夺与犹太移民定居政策即以色列的人口政策纠缠在一起, 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水权利争夺与土地问题纠缠在一起。‘土地和水这两个问题连接在一起: 当水在以色列的领土要求中起作用时, 对土地的让渡就会对巴勒斯坦人对水的获得有影响,’^[19] ‘巴勒斯坦——以色列水争端可以解决, 假如(它)只(是)水分配问题的话。’^[20]

在军事上, 把水当作武器来使用的做法叫 ‘水攻’ 或 ‘以水代兵’。‘以水代兵’ 的根本目的既不是为了减少水需求, 也不是为了增加水供给, 而是为了削弱、打击敌国。中东历史上, ‘以水代兵’ 的例子非常多, 可以称得上是 ‘鼻祖’。在幼发拉底河流域, ‘土耳其一向对把水资源作为向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施加压力和影响的因素感兴趣。’^[21] 在约旦河流域, 西姆哈·福拉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阿拉伯方案’一旦得以实施, 它极有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为(那些)如此迫切地需要发展的国家提供水电、而是尽可能多地浪费水以伤害虚幻中的敌人的多国方案。’^[22] 上游国家由于习惯于将水作为武器来使用, 其国内的水坝等水利设施最容易成为下游国家攻击的首要目标。

综上所述, 在中东, 无论是孕育了古代文明的水、还是出现在宗教故事中的水, 因为其匮乏、因为其珍贵, 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 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资源, 而且还是经济商品(土耳其)、合作纽带(尼罗河流域)、战略资源(以色列)、战争根源(约旦河流域)、和平桥梁(约旦河流域)、宝贵财富(约旦河西岸)甚至政治武器(伊拉克)。如此多的含义, 恐怕世界上除了中东以外再找不到第二个地方了。难怪乎常常有专家警告说 ‘中东即将为水而战’。

4 需要特别说明的几个有关问题

在谈及中东水问题时, 以下 3 个问题需要特别说明:

4.1 关于中东水问题的性质

中东水问题的形成, 既有客观自然条件因素, 也有人为的原因。因此, 中东水问题的性质, 用医学术语来形容, 既是由水资源 ‘先天不足’ (匮乏、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共有现象普遍) 引起的 ‘慢性病’, 又是由水环境 ‘后天失调’ 造成的 ‘急性病’。简言之, 中东水问题是 ‘天灾’, 但更是 ‘人祸’。‘中东所谓的水危机, (实际上) 是人为的和政治的危机。’^[23] (中东) 水匮乏是一种由人口对水日益增长的需求带来的人为现象。^[24] 而用哲学术语来形容, 则是有限的供给和无限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如果仅将中东水问题定义为 ‘短缺’, 那么, 中东水问题就主要表现为农业用水短缺。‘同(人们) 所普遍相信的相反, 阿拉伯世界的水危机主要涉及农业部门。’^[25] 中东水问题专家彼得·博蒙特就说: ‘如果有国家为水而战的话, 它将为低产值的(农业) 灌溉用水而战。’^[26] 而且, 中东各国水短缺的轻重程度不尽相同, 有些国家甚至尚不存在水问题, 如土耳其、苏丹、黎巴嫩和阿富汗。其中, ‘黎巴嫩常常被称为 ‘东方的水城堡’。’^[27]

对中东这一世界热点地区来说, 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各国政要和专家学者发出的有关中东水问题严重性连篇累牍、不绝于耳的警告, 诸如 1993 年汤姆·亨德利 ‘中东下一场战争将是为了水资源, 而不是石油、’ 1995 年世界银行 ‘水的问题将一直是威胁该地区(指中东) 和平及稳定的一颗定时炸弹、’^[28] 1995 年伊斯梅尔·萨拉杰·丁 ‘这个世纪的许多战争是有关石油的, 下个世纪的战争将围绕水, ’^[29] 既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耸人听闻。

4.2 关于 ‘中东为水而战’ 的完整寓意

据考证, ‘为水而战’ 一词最早是以色列国防部长戴维·本- 古里安在 1955 年 5 月 14 日

提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正在为水而战。战争的结果将决定巴勒斯坦的未来。”^[30]后来,梦海在 1999 年,^[31]谢永亮、姚莲瑞在 2001 年,^[32]吕炳权、王红星、徐国强在 2002 年,^[33]杨高在 2003 年,^[34]都提出了“为水而战”一词。但是,他们所理解的“为水而战”,只是“中东国家为了争夺水资源,将有可能发动战争。”

这样的理解有些片面。之所以说“中东为水而战”,从空间上讲,“是因为在水资源极度匮乏的中东地区,在水资源问题上,由于‘僧多粥少’,既有长期以来人类同大自然的搏斗,也有今天各国和地区内部工业、生活用水部门同农业用水部门的博弈,更有当前国际水流域沿岸国之间的争夺,还有部分国家同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斗争。在某些国家,还有政治家同工程师之间的分歧、有政府内部各个党派之间的争论。”从时间上讲,是因为“中东过去曾经为水而战、现在正在为水而战、将来就要为水而战。”

4.3 关于阿拉伯语“wadi”一词的译法

对于此词,陆谷孙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辞典》中有 3 个义项:(1)(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北非等仅在雨季有水的)干谷、干河床、干河谷;(2)流经干谷的溪流(或急流);(3)(沙漠中的)绿洲。对于其中第一、二个义项,国内出版的图书和教材多意译为“涸河”、“干河”或“间歇河”。但实际上,译为“河谷季节河”可能更为准确。这是因为,这样翻译,一来可以形象地表现“wadi”(在北非被拼写为 qued)这一有雨为河、无雨为谷的地形地貌的特点,二来可以显著地突出它的重要性。在西亚和北非地区,“河谷季节河”年径流量总和虽然无法与常流河相比、但总数要比常流河多得多,是这一地区没有常流河的国家的重要水资源。也门著名的马里卜水坝、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众多的地下水补给坝,都建在河谷季节河上。

参考文献:

- [1] 告兰经[M]. 第 21 章第 30 节.
- [2] Miriam R. Lowi.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J]. 1995, 49(1).
- [3] Catherine Richards. 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J]. 2001, 45(6).
- [4] [英]阿诺德·托因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战时中东(中译本)[M].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309-310.
- [5] John Waterbury: Hydropolitics of the Nile Valley. 43.
- [6] Hussein A. Amery. Geographical Review[J]. 1993, 83(3).
- [7]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干事穆斯塔法·凯末尔·托尔巴语. 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J]. 1992, 36(9).
- [8] Caio Koch-Weser, 载 Gruen E. Scott and Radwen A.El-Weshah 编. Water Policy and Water Market. 4.
- [9] Felix Bochenki and William Diamond. Middle East Journal[J]. 1950, 4(1).
- [10] 世界银行中东地区副总裁凯奥·科克-韦瑟语. Peter Kemp. 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J]. 1996, 40(4).
- [11] 时延春. 阿拉伯世界风情[M].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189.
- [12] 以色列新闻中心. 以色列概况(中文版)[M]. 1991. 206.
- [13] Kristin Wiebe.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J]. 2001, 41(3).
- [14] Raj Krishna. 载 Joyce R. Starr and Daniel C. Stoll 编. 前引书(1988). 33-34. 另见 Ewan W. Anderson. Geographical Magazine[J]. 1991, 63(4); Ariel Dina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J]. 1994, 43(1); Ashok Swain.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J]. 1997, 35(4).
- [15] Josh Martin and Mushtak Parker. Middle East [J]. 1991, 202; Ali Ihsan Bag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J]. 1997, 13(4).
- [16] [埃及]最后一点钟, 1992, 7(1).
- [17] G.H. Jansen. The World Today[J]. 1964, 20(2).

- [18] Ewan W. Anderson. *Geographical Magazine* [J]. 1991, 63(5); Gwyn Rowle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J]. 1993, 39(2).
- [19] Sharif S. El- Musa.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J]. 1996, 25(3).
- [20] Jad Isaac and Jan Selby.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J]. 1996, 20(1).
- [21] [黎巴嫩] 事件. 1993, 4(1).
- [22] Simha Flapan. *New Outlook* [J]. 1964, 7(2).
- [23] Ilter Turan.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 (edited). *Water Resources in the Middle East: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pects*. 152.
- [24] Munther J. Haddadin. *Water International* [J]. 2001, 26(4).
- [25] Ahmed Bel Haj Frej, Ahmed El- Kawaz.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ir Impact on Arab Economies*. 469.
- [26] Peter Beaumont, Nils Petter Gleditsch. *Conflict and the Environment*. 370.
- [27] Emmanuelle Kuniak. http://www.scas.ac.uk/research/our_research/projects/waterissues/papers/38370.pdf, 1998/99. 1- 32.
- [28] [埃及] 金字塔报 [N]. 1995- 08- 27.
- [29] M.J. Wishart, J. Gagneur, and H.T. El - Zanfaly, P.J. Boon, B.R. Davies, C.E. Petts. *Global Perspectives on River Conservation: Science, Policy and Practice*. 127.
- [30] 亚非译丛 [J]. 1964(3); I. Mustafa, Jad Isaac and Hillel I. Shuval. *Wate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126.
- [31] 梦海. 中国青年报 [N]. 1999- 07- 15.
- [32] 谢永亮, 姚莲瑞. 生存危机: 新地缘资源 [M].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47.
- [33] 吕炳权, 王红星, 徐国强. 科学生活 [J]. 2002(6). 34- 37.
- [34] 杨高. 环境 [J]. 2003(3). 8- 9.

Middle East Water Problems: a slight move in one part may affect the whole situation

ZHU He-hai¹, ZOU Lan-fang²

(1.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Beijing 100032;

2.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e Middle East is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and abundant oil reserves, and the region is often described as an arid and well-situated land. The water problem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not only greatly constric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social progress, but also getting entangled in the regional complicated national contradictions, frontier disputes,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denominational differences, constituting a time bomb threatening the region's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influencing the region's foreign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us having added oil to the flames. For this reason, the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NATO countries have been studying the Middle East water problems as the major military and strategic issues. This article analyses preliminarily the reasons of the Middle East water problems, introduces several measures that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are taking, and clarifies basically the water-related matters.

Key words: Middle East; water; resources; economy; politics; military affairs